

平等互利推動中美關係良性發展

蒯轍元

中美關係的好壞主導權在美方。美方需要放棄把中國視為「你死我活」對手的過時思維，放棄視中國為假想敵人的冷戰思維，用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創新思維，同中方做平等、公正的政治交易，才能贏得中方投桃報李，贏得中國民心，推動中美關係良性發展。



美國總統奧巴馬於白宮會見國家主席胡錦濤。

需求與供給獲得一種平衡關係就良好。中美關係交易中的供求平衡都是暫時的，當交易發生變化時會打破平衡，出現新的緊張。這正是中美關係時好時壞、反反覆覆的原因所在。因而在中美關係發展中尋求一個接一個的平衡點，把握一個接一個的平衡度，是中美關係能長期健康、穩定、互惠發展的關鍵所在。

美國抑制中國強大適得其反

意識形態的對立注定了中美關係在政治市場上難以達至根本平衡。矛盾的關鍵方是美方。美方從傳統冷戰意識形態出發，強求中方提供美式標準的人權、民主、自由產品，當中國不能提供滿足美式標準的人權、民主、自由產品時，美方就喋喋不休地施壓。矛盾還會因美國需求的情緒起伏而變化。其實，中國當前的人權、民主、自由產品已經越來越豐富，質量不斷改進。中國現今奉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全然不同於傳統的社會主義了。這是中國在短短30多年時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根本原因所在。事實上，美國對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迅速已存在某種害怕和恐懼，若為抑制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而一味採取保守主義的話，效果只能適得其反，既加速自身衰退，又加速推動中國更加強大。

反觀中國，在政治市場上並無從意識形態出發，要求美國提供社會主義產品，也

不向美國輸出社會主義產品，中方僅僅是要求美方不要將其人權、民主、自由產品強行向中國輸出。美國長期以來存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中國不存在這些問題。從中國的標準來看，美式人權、民主、自由並非完美無瑕，中方並未以此挑戰戰美方。可以說，在政治市場上中方的態度是希望與美方相安無事，並未試圖改變美國的政治市場生態。

可是，與中方的立場、態度相反，美國一直企圖改變中國的政治市場生態，在以武力解決無望的情況下，總企圖通過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來實現其政治盈利。歷史已經證明，還將證明，美國若無視中國的發展現實，無視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頑固地在政治市場上同中方較量、對抗，最終受到傷害而且嚴重受傷的將不是中國，而是美國自身。

美應放棄視中國為假想敵的冷戰思維

中國現今實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模式，亦即中國模式，是否優於美國推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模式，亦即美國模式，這還有待歷史來證明。不過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在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模式往往都變異為保守主義。這已為歷史所證明，從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到最近的金融危機，美國大搞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就是鐵證。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美政治市場上中美交易的關鍵方是美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美方主導。中美在政治市場上交易是困難、對抗，還是平穩、順暢，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美關係的緊張與順大。改善中美關係需要不斷改善中美政治市場的交易狀況，而且主動權在美方。美方需要放棄把中國視為「你死我活」對手的過時思維，放棄視中國為假想敵人的冷戰思維，用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創新思維，同中方做平等、公正的政治交易，才能贏得中方投桃報李，贏得中國民心，中美關係勢必會良性發展。

駐阿美軍不滿僅增兵1400人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美國國防部近期發佈的報告顯示，駐阿美軍持續傳出不妙的消息：阿富汗戰爭打響10年，聯軍的傷亡人數持續上升，2010年則是損失最慘的一年，死亡軍人達到711名。去年也是美軍受到塔利班武裝襲擊次數最多的一年，幾乎比2009年翻了一番。聯合國繪製的「風險等級圖」顯示，阿安全狀況相當嚴峻，2009年的低風險地區，到去年大部分已變成高風險。為了保證「打贏」塔利班，駐阿美軍要求至少再增兵3萬，然而，外交交困的華盛頓像「擠牙膏」似的僅答應再增兵1400人，引發駐阿美軍的強烈不滿。

奧巴馬在去年12月3日突然訪問阿富汗，總行程為3小時20分，爾後便因為「天氣惡劣」匆匆離境。在這次「訪問」中，奧巴馬甚至「無時間」和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見面。奧巴馬在對駐阿美軍作演講時不得不說，白宮政府在阿富汗戰爭方面正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國際、國內壓力，但不管國會山吵得多厲害，選舉結果會多難看，白宮都會繼續支持駐阿部隊。奧巴馬還漏嘴說，他上任兩年來，幾乎每天都要簽署給戰死士兵家屬發去的慰問信，他承認阿富汗「是一場十分難打贏的戰爭」。

再增兵談何容易，美國在2010年共有157家銀行倒閉，創歷史新高。目前有超過100個城市的地方政府欠債共超過2萬億美元，進入破產倒計時，日常開支靠變賣屬於地方政府所有的停車位、戲院和博物館等來支付，有的城市甚至提早釋放罪犯，希望通過減少監獄開支來渡過危機。美國的失業率仍然維持在10%高居不下，儘管白宮僱用的政客反覆鼓吹經濟已經復甦，但知情人則十分不樂觀。對五角大樓、白宮和國會山來講，駐阿美軍要求的再增兵3萬，已經變成最致命難題。增兵，有困難，拒增兵，又打不贏塔利班，只好來一個「擠牙膏」，增兵1400人。

由於缺乏美國民眾的支持，阿富汗戰爭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以對付，五角大樓只好暗中鼓勵阿富汗政府去「招安」塔利班。據美國媒體報道，北約部隊曾經用直升機秘密從巴基斯坦接送塔利班二號頭目曼蘇爾，與阿富汗政府官員會談，並贈予大量現金。但事件過後，卻傳來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話，因為北約接送的塔利班頭目其實是一個騙子，並非塔利班二號人物曼蘇爾本人。塔利班是華盛頓親手培訓、用來對付當年蘇聯軍隊的武裝組織，今天卻變成美軍的死對頭，使人們不得不質疑美國的軍事政策和動機。

政客「發死人財」撈政治油水

李民理

任何人的離世，總會引起許多親友和其他人的回憶、哀傷和悼念。這是人之常情。倘若是一位對別人、對社會有過貢獻的人逝去，更會促使市民大眾表示敬重、頌揚和懷念。最近有一位先生去世，連高官都對他在政改一役所作的建樹予以表彰。這是這位先生應得的榮耀，因為歷史和事實就是如此。一個人能有這樣的人生和光輝，夫復何求？

這位先生的逝世，殊不料竟有一些人趁機大撈政治油水，實在使人太感意外。廣府人有「發死人財」之說，這些人借這位先生的升天做文章「抽水」，自不免也可以列入「發死人財」一類了。值得指出，有許多對這位先生的去世表示悼念甚至為此哭泣的人，乃是學界的同仁，他曾為他們的權益出力維護及爭取，或者對其中部分人有過具體的幫助。這些人的哀悼和流淚是真诚的，是人性真感情的流露，足以令市民大眾產生共鳴。例如，有一位退休女教師，一邊哭一邊回顧這位先生如何為教師爭取權益，雖說是陳年往事，看了也讓人感動。

各方政客大撈政治油水

至於那些借這位先生之死大撈政治油水之人，基本上都是政客，也只有政客才擅長和有需要撈政治油水。這種人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類型。

第一類型：這類政客可冠名以「膨脹型」。「膨脹」甚麼？「膨脹」與這位先生的「親密戰友」關係。這類「膨脹型」政客的做法，首先是「膨脹」這位先生對社會的功績，八分說成十分，甚至將其類比於孫中山和孔夫子。當然，這位先生的言行，有許多可以肯定和值得尊敬的地方，但這類政客將之說得「十分偉大」，顯然是私心自用、有其目的。目的就是：這位先生「十分偉大」；他們這些「親密戰友」，也就可算「九分偉大」了。這類政客明顯是借這位先生的逝世「發死人財」，大撈政治油水。

第二類型：這類政客可形容為「燒香型」。前一類是本地貨，這一類是外地貨。有外地政客說是來為這位先生上一炷香，還為此提出甚麼「三不」、「四不」，好像倒他老哥給了別人恩惠似的。例如，他老哥說這些本是他的權利，如今，為了來上香而放棄云云。這個外地政客不管最終能來不能來，他老哥既然是沾上了這位升天的先生，這個政治油水倒是已經撈定。這是政客登龍術之一。

「人生自古誰無死？」這位先生之死，還被某些政客利用來大撈政治油水。這位先生在世之時，堅持反對搞個人崇拜，從不公開別人為他塑造的銅像。這位先生在天有靈，若知道有人以他的離世大撈政治油水，他老人家又會作何想法呢？

中美關係拐點的挑戰

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無論從人類智慧提升還是「後冷戰時代」中美互相緊密依存的特點來看，中美必須在二十一世紀從必然衝突走向基本相容乃至共榮。這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雙方的一系列衝突之後，已經成為雙方基本可以達成的共識。中美若能做到這一點，那無疑是開啟了人類大國共榮的嶄新模式。關鍵是，這一看似抽象的理念在每天錯綜複雜的衝突議題的處理中如何得到實現？這是中美雙方面臨的最大挑戰。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展開上任以來的第二次國事訪問。對這次訪問，美方予以高度重視。美國之前曾有官方人士表示，胡錦濤此次訪美，可與上世紀七十年代毛澤東與尼克松會面和七十年代末鄧小平訪美相提並論。

雖然從目前來看，美方的這一說法似乎有些誇大其詞了，但卻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美方對中美關係隨着中國崛起勢頭加劇而走到拐點，尤其是在近年與中國的一系列合作與衝突同時上升的態勢已有警覺和反思，希望能在這方面展開磨和探索。

從這幾年實際形勢的發展來看也是如此。零六年四月胡錦濤首次訪美之行，其時雖然中國崛起的勢頭已頗為強勁，但似乎對美國的實質和心理衝擊尚未達到一定程度，因此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就連國宴都沒有舉行。但近五年來，中國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日益上升，尤其是國際經濟危機之後，中國在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上的發言權更為增加；中國經濟總量接連超越德國和日本，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五年，是國際社會從貿易、軍力到心理層面，實實在在感受到中國崛起的五年，也是中國在擴大與美國合作同時，與美國一系列實質性衝突不斷上升的五年。

中美之間的一系列實質性衝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貿易，二是軍力，前者折射國力的此消彼長，而後者則折射國家力量在向外延伸空間裡的衝突。相比之下，過去佔據中美關係中心位置的台灣問題（包括美台軍售），這些年雖仍具有情緒化特徵，但基本上已經退出中美關係非核心的位置。而這些衝突綜合起來，已越來越具備一個已經崛起的大國和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之間的衝突。

理性思維何以難以實施？

從人類過往數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一個崛起大國和正在崛起大國之間的磨和都不是和諧的，甚至是充滿衝突和暴力的。西方的人們已經習慣了這一思維和行為邏輯，再加上西方中心主義的作祟，因而自然對中國保持警惕甚至敵意；而中國則縱有和諧願望，但卻無法以高屋建瓴的戰略思維令西方信服，再加上數百年東方悲情的影響，因此善意無法為人理解，行為中又夾雜着對西方的種種情緒。過去若干年的所有中西方衝突無不源於此。

其間，中美雙方間歇提出過一些戰略構想，如中方零三年提出的「和平崛起」，以及零六年又以鄭必堅個人名義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提出，中國共產黨不會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而美方則由布希時代的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概念。但這些思維在實際操作上則往往效果不佳，其間原因恐怕不外乎以下幾個：一、西方中心主義和東方悲情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雙方人們的理性思維；二、在一系列具體議題的審視和操作上，雙方往往受孤立議題及其背後的勢力的影響，以至無法對各類議題在中美關係的整體戰略天平上進行梳理和重新排列；三、美國內部鷹派兩派聲音此起彼落，令最高決策者莫衷一是。

中美更需要策略協調

無論從人類智慧提升還是「後冷戰時代」中美互相緊密依存的特點來看，中美必須在二十一世紀從必然衝突走向基本相容乃至共榮。這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雙方的一系列衝突之後，已經成為雙方基本可以達成的共識。中美若能做到這一點，那無疑是開啟了人類大國共榮的嶄新模式。事實上，就籠統的意義而言，中美雙方不會有人公開反對或質疑這一思維。關鍵是，這一看似抽象的理念在每天錯綜複雜的衝突議題的處理中如何得到實現？這是中美雙方面臨的最大挑戰。

換言之，中美之間既需要有宏觀的戰略思維，又要有在這一思維統領下的具體議題的處理策略，尤其是對衝突議題的雙邊溝通能力和各自內部協調、掌控能力。所謂雙邊溝通，就是一旦衝突議題產生，雙方能否在元首層面迅速達成溝通，並取得對這一議題在中美關係中所處位置及其重要性的共識；而所謂各自內部協調和掌控能力，則是指兩國高層能否適度協調和掌控各自內部的鷹派兩派聲音和影響。

另外，兩國能否階段性地梳理和排列雙方衝突議題的序列，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一旦某個衝突議題出現或激化（如美方不滿的匯率問題或中方不滿的美台軍售），在雙方內部有關派系的左右下，孤立議題被迅速擴大，由此一葉障目並燃起熊熊大火；屆時，所有的「非零和」戰略思維即如煙消雲散，直到雙方都探尋到對方的底線才肯收兵。

這種衝突——妥協，再衝突——再妥協的持續過程，雖然是中美共同成長過程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卻會時時衝擊中美關係的肌體。就像感冒雖然難免，但太多的感冒還是會使肌體變得虛弱，並隱藏更大的危機病灶。

內部轉型：外部崛起基礎

另外，人類歷史上大國博弈，其已知的結果有多種，其中既包括衝突後的力量平衡（如英法美），也有像德日那樣因走上偏道而遭遇重大挫折，也有蘇聯那樣的中途崩潰。後兩者的問題均在崛起過程中的內部轉型不力，值得今天的中國警省。

筆者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今天的中國，外部崛起迅速，內部轉型艱難；外部崛起成為亢奮點，而內部轉型則成為疑難症。今天中國的三大轉型（亦即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封閉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若不能找到有效的支點或槓桿，則外部崛起將缺乏可持續的基礎和前提。

毋庸諱言，中美角力的真正關鍵與後盾是中國自身的轉型，兩者不可分割。從某種程度上說，在心態上暫時適度淡化中美角力，更多注重中國內部轉型，才是中國長治久安之道。

吳志森迴避問題要害

石飛

吳志森日前又發表奇文《我沒有敵人》，面對外界指責仍是左閃右避，只推說批評文章「邏輯混亂水平低下」，「是畸形體制的產物」，繼續顧左右而言他。面對社會各界的質疑，更諱稱這種「意識形態」，「只剩下一些左派網站苟延殘喘」，「文革陰魂在香港保存得如此完好無缺」，令他「驚訝」，對批評依舊完全沒有回應，繼續採取「鸵鳥政策」，顧左右而言他。

渲染「被壓迫」論迴避批評

吳志森濫用港台的節目和大氣電波，支取公帑瘋狂攻擊特區政府，抹黑官員，挑撥兩地關係，是外界最為反感的方面，也是最不能容忍的地方。這些問題擊中要害，吳志森如果理直氣壯，絕對可以反擊質疑。但結果卻是重彈論論由老調，狡辯對他的指責「確確實實是針對香港言論自由的核心价值观」。更肆意渲染「被壓迫」的歪論，聲稱「不要以為這種文革式的大批判，針對的只是我一個人，其他人就可置身事外，別過頭，就可以

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這些歪論極其可笑，現在吳志森是領公帑去攻擊特區政府、攻擊中央政府，港台是政府機構，由公帑營運，不能容忍節目「井水犯河水」，逾越兩地界線。這與「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根本沒有關係，問題是港台是否要執意縱容散播破壞和諧的輿論，袒護反中亂港的主持人，百般袒護他的偏頗行徑。

吳志森以港台節目攻擊特區政府，攻擊中央政府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從來沒有在節目上掩飾對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的不滿及仇恨，也沒有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攻擊內地的政制，干涉內地的內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借一些事件，例如早前的「劉曉波事件」、「趙連海事件」、「王光亞的發言」等上綱上線肆意攻擊內地制度。

吳志森本人也從來不否認，而且不理批評論依然故我。因為港台對他百般縱容，反對派也對他大力維護，以免這個「政治打手」被打下，反對派失去港台這樣一個重要的輿論平台。所以

以他根本不擔心「十多篇文章就能打掉一個不同意見的節目主持人」，甚至大言不慚：「今天是我，明天，大家都不能倖免」，自視為「敢言英雄」。

濫用大氣電波令人反感

吳志森還為他自己辯解說：「我只是傳媒界一個小人物，無論能量和影響力都遠不及『封味名嘴』」，用密集式的輿論攻勢要我閉嘴，這種厚愛，就像用洲際導彈打蚊子，何必呢？」事實並非如此，他比一般反對派政客能量更大的地方在於，他能肆無忌憚地利用公器攻擊建制，無論能量和影響力都遠遠超過所謂「封味名嘴」，影響十分惡劣。

吳志森利用港台節目，濫用大氣電波，支取公帑，攻擊國家執政黨和內地的社會制度，攻擊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挑撥兩地關係，這是市民最反感和最不能容忍的地方。有網民就指出，「吳志森將港台公器私用，是反對派最大政治打手，能量不比『蘋果日報』低。」有網民表示：「吳志森公器私用，無論用在哪一方面都是不能接受的，應予炒魷。」可見吳志森所作所為越來越令人討厭，應該好自為之。